

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的解读——评《织染江南》

刘安定

(武汉纺织大学 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3)

2016年12月,武汉纺织大学李斌、李强两位博士的专著《织染江南——中国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下简称《织染江南》)一书(图1)已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丰富的纺、织、染文化。该书从框架上看,结构安排合理、逻辑性强;从内容上看,资料丰富,涉及历史文献、纺织品考古以及实地调查等方面的资料,内容详实、论证合理;从文字表述上看,语言简洁、表述清晰,除工艺部分外,其它内容非常通俗易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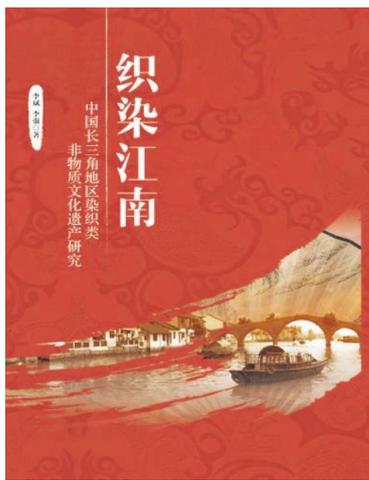


图1:《织染江南——中国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封面

1 长三角地区染织技艺起源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织染江南》一书最为创新之处是对宋锦、云锦、缂丝起源的探讨。宋锦作为中国最具素雅气息的织锦,以其素朴、文雅而著称。对于其织造技艺的起源,两位李博士从其技艺的“实”与“名”两方面进行溯源。“实”方面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得到宋锦织造技艺应源于南宋时期

包括蜀锦、缂丝在内的中国古代优秀织造工艺的结论。“名”方面先否定宋锦之名源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结论,然后通过考察明代《天水冰山录》中的相关记载,得到“宋锦”这一称呼的出现时间应该不晚于明代嘉靖年间,远远早于清代的结论。而对于宋锦出现的原因,著者认为,一方面,宋代织造水平的提高是宋锦产生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宋代宫廷、官员、知识分子各阶层对宋锦的需求是宋锦产生的主要诱因。笔者认为,在对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研究的过程中,分别从其的“实”与“名”进行探究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南京云锦素来以“美如霞”而著称,对于其起源的研究,纺织史学界也是众说不一。《织染江南》著者通过对南京云锦织机和云锦特有的织金和妆花技术的产生时间以及南京丝织业发展进程的综合分析,分别得出:①花楼织机最迟于唐末就已经出现,为云锦的产生作好了织造机械上的准备;②云锦所特有的织金和妆花技术则早于辽代也已经产生,为云锦的产生作好了技术上的准备;③随着南京城市发展的良性化,丝织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云锦最终在南宋时期产生。笔者认为,该书的著者从云锦织造技艺的工具、织物的独有特征以及南京城市丝织业走上良性发展三方面的时间进行对比,最后得到此种技艺产生的时间下限。这种研究方法其实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收稿日期:2017-01-15;修回日期:2017-0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5YJCZH085)

通讯作者:刘安定,博士,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馆员

众所周知,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一种地方性知识。技艺只是它们产生的重要技术基础,如果不结合其地方染织行业发展历程去讨论其起源问题,无疑会拔高此种技艺产生真正起源时间。

此外,笔者还发现,《织染江南》著者非常善于从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相关的历史资料对南京云锦织机的产生时间进行分析。如采用日本的《延喜式·织部司》(905年日本的颁布的律令文件)中有关织机的用料、织匠人数以及织物的名称分析出南京云锦织机——花楼织机已经传播至日本,从而得出花楼织机在唐末就已经产生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至少有以下好处:①古代中华文明辐射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文字均使用繁体汉字,因此,我们在阅读其古文献时并没有文字障碍。②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献,会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去记录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而且少了些包袱,可能会更加客观和公允。

缂丝以贵重无比而闻名,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纺织史学界对于其起源问题也众口不一。《织染江南》著者通过对宋代文人笔记《松漠纪闻》和《鸡肋编》对缂丝的起源进行探讨,从而得出苏州缂丝起源于北方缂丝的结论。对于这一结论,笔者有些失望,毕竟,对于缂丝的源头未做正面回答,这也是《织染江南》一书关于技艺起源研究方面欠妥之处。笔者与两位博士关系比较密切,作为李斌博士的妻子对这一问题也曾与他们交流过。他们表示,由于书稿已经交付印刷,无法更改。但是,他们在《丝绸》杂志2016年第11期已经发表《缂丝起源与传播的问疑》一文,算是对《织染江南》书中缂丝起源研究这一问题的补救。《缂丝起源与传播的问疑》一文,从缂丝工艺的角度论证了缂丝技法来源于中原的丝纺技术和西域缂毛技术。通过对目前发现最早的缂丝实物源于西域高昌国(汉人为主体的古代西域国

家),进而论证缂丝工艺的创造民族为汉族,并且是定居于西域的汉族织匠。当然,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这种结论只能算是一种推测。然而,学术价值在于“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至少可以算得上缂丝起源的一种新解。

2 从棉纺织技术的内外史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解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所谓“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笔者认为,近代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为起点,英国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为其技术上的起点,从而引发织机的改进,织机的发展又引起纺纱机的继续改进。伴随着蒸汽动力的在纺织业的运用,进而全面引爆工业革命,在工业上发展上产生链式反应。因此,从棉纺织技术的内史角度进行研究《李约瑟难题》应该居于核心地位,同时,还要兼顾棉纺织外史(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讨论才能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一难题。《织染江南》一书正是从中国棉纺织技术发展的内、外史的两个维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读。在内史方面,李斌、李强博士认为,中国的纺棉机械无法产生五锭以上的纺棉机,即不能将水转大纺车改进为多锭的纺棉机。究其原因,在技术上没有产生锭子直立、罗拉牵伸喂入棉条的装置固然是一大技术困境。外史方面,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棉纺织业是作为一种副业而存在。虽然,这种副业的产生解决了中国古代因人口极增而带来的生产力过剩问题,但却无法催生出棉纺织手工工场。同时,水权制度上的诸多限制也阻碍了水转大纺车应用于棉纺织业。随着棉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衣料,水转大纺车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却利用棉织业大力培植近代工厂制度,在哈格里夫斯与妻子

由于纺棉纱太慢而踢翻纺纱机，奇迹般锭子竖立起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更是确立了工厂生产制度，从而点燃了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导火索，西方工业文明从此也在世界上竖立了起来。从中西方棉纺织业史的内史与外史的研究分析，正是对“李约瑟难题”比较核心、比较合理的一种阐释。

3 纺织类艺种英雄嫫祖和黄道婆的比较研究的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丝纺织和棉纺织两位女性祖师嫫祖和黄道婆非常引人瞩目，她们不仅被古代的官府和民间所祭祀和崇拜，而且在民间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流传。对她们的崇拜分属于不同纺织行业——丝纺织和棉纺织行业，本无对比研究的可能性。《织染江南》一书从嫫祖与黄道婆的身份、地位以及真实贡献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来考察两种文化形成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笔者觉得非常有具有时代感和正能量。从嫫祖与黄道婆两人的身份上看，她们的身份相差太大，一个是黄帝的正妃、西陵国的公主，一个是早年在海南崖州流浪，晚年回归故里的老嫗。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嫫祖可以算得上“白、富、美”、“富二代”。相反，黄道婆简直就是“矮、穷、丑”、“穷一代”。然而，两人分别以“先蚕”和“先棉”的称号为后人所崇拜和祭祀。《织染江南》著者通过对“先蚕”和“先棉”的比较研究，试图论证黄道婆“衣被天下”事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嫫祖发现丝的奥秘具有不可靠性，并且是由中国古代发明创造荣誉大多归于名人的“马太效应”的“变态”现象。嫫祖崇拜是一种祖先崇拜和名人崇拜，它是由自上而下的路径完成其作为“先蚕”的崇拜，即官方祭祀和崇拜→民间祭祀和崇拜→丝纺织文化。而对于黄道婆的崇拜则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真实的具体的崇拜，它是由自下而上的路径完成其作为“先棉”的崇拜，即民间祭祀和崇拜→官方祭祀和崇拜→棉纺织文化。笔者认为，李斌、李强博士着重强调黄道婆是通过自

己的努力切实、具体地为长三角地区的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远非嫫祖因为身份的特殊而赋予丝纺织行业创始人所形成的崇拜所能比拟的。

4 《织染江南》是著者未来的研究方向的基石

笔者曾就《织染江南》一书的后继研究问题与李斌、李强两位博士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他们表示《织染江南》的出版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终结。相反，这本书只是李斌博士对在东华大学近三年学习和科研生活的致礼，将前期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梳理，它将是著者未来对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研究的基础。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想法。首先，长三角地区的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中国传统染织技艺的最高峰，每一项染织技艺的研究都可以用一本专著来深入探讨。因此，笔者期待两位博士将《织染江南》一书中提及的各项染织技艺分别进行再研究，出版一系列的丛书。其次，两位博士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在湖北武汉，已经远离上海、远离长三角地区。笔者认为，两位博士可以将《织染江南》一书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运用到荆楚地区的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毕竟，荆楚地区所蕴含的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当丰富，且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同时，武汉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地理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方便实地调研。因此，笔者期待两位博士未来的研究在内容上可以将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同时将长期积累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运用到荆楚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从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织染江南》既可作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书籍，又可作为大学生或研究生的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普读物。它既有一些显著的特色，但也有些缺憾。

(责任编辑:李强)